

053424

拉萨尔反动言论选批

北京特殊钢厂工人理论组

商务印书馆

C19+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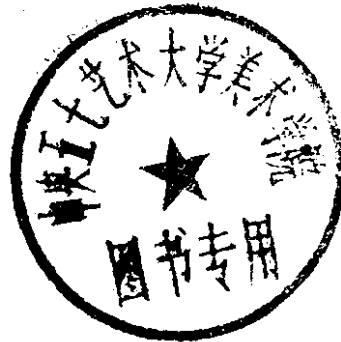
1726

053424

拉萨尔反动言论选批

北京特殊钢厂工人理论组

11504/CK



商务印书馆

1976年·北京

立

拉萨尔反动言论选批

北京特殊钢厂工人理论组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3⁵/₈，印张 71千字

1976年7月初版 197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96 定价：0.21元

目 录

拉萨尔其人	3
-------------	---

一

(一) 所有制问题是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革命 的基本问题	23
——批判拉萨尔空谈劳动,维护私有制的谬论	
(二) 共产党人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	29
——批判拉萨尔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滥调	
(三) 只有改变生产方式,才能改变分配方式	34
——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分配论	
(四) 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	46
——批判拉萨尔诬蔑农民战争的谬论	
(五)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52
——批判拉萨尔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	

二

(一) 剩余价值的生产才是工人贫困的原因	61
——批判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	
(二)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造反有理	70
——批判拉萨尔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谬论	

三

- (一) 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解放自己75
——揭露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反动实质
- (二) 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81
——批判拉萨尔鼓吹“议会道路”的谬论
- (三) 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87
——批判拉萨尔反对、攻击暴力革命的谬论

四

- (一)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93
——批判拉萨尔关于“自由国家”的谬论
- (二) 国家的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103
——批判拉萨尔历史唯心主义的国家观

前 言

《拉萨尔反动言论选批》这本小册子，是我们在纪念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作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在学习这部光辉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它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一百年来，它一直是工人阶级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指南。

拉萨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祖师爷。他的全部反革命言行证明：拉萨尔主义的要害，就在于根本反对和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系统地清算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第一次深刻地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一百多年来，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

苏联的修正主义头子们，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修正主义头子，象刘少奇、林彪之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但是失败了阶级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

舞台的，它们总是伺机而动，阴谋复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不断开展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看看历史上的机会主义是怎样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助于我们识别今天的修正主义。学习我们的革命导师在历史上是怎样揭露、清算机会主义的，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加深对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的理解，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本书共选录拉萨尔的反动言论三十多条，主要取材于他的两篇机会主义代表作：《公共答复》和《工人纲领》，按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若干问题，逐一加以批判。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听取了工农兵群众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意见，并得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一些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72级部分工农兵学员和商务印书馆一些同志的热情帮助。

希望读者对书中的错误和缺点提出批评和指正。

1975年9月

拉萨尔其人

拉萨尔是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祖师爷，德国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的反革命一生，不妨这样概括：投机革命，“救主”自擂；满口“良方”，谬论一堆；手狠心黑，专搞倒退；工人死敌，不齿人类。

三月革命的投机者

1825年，拉萨尔出生于德国布勒斯劳的一个有钱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家庭里，在商业学校里，他学到了资产阶级的生财之道，浸透了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恶习。在少年时期，他就在日记里供认自己“简直是一个利己主义者”，野心勃勃地说“要伸手去取王冠”。在大学里学了几年黑格尔哲学，他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保守的东西统统接了过来。从1846年开始，他就充当讼棍，包打官司，前后用八年时间投入一场权贵家庭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帮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臭老婆赢得了一大笔离婚费，他自己也从中捞了一大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和唯心史观，彻头彻尾的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上追求

* 指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贵族地主。最初“容克”一词是对公爵、伯爵儿子的称呼，就是“小主人”的意思，十九世纪以来成为普鲁士贵族地主的总称。容克地主把持普鲁士军队和政府，是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支柱。

权势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反动的政治立场，使他在当时德国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扮演了容克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角色，成为遗臭万年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在1848年德国革命高涨的时刻，拉萨尔混入工人队伍，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活动。

列宁指出：“1848—1871年在德国是实行统一（即解决德国资产阶级发展道路这个民族问题）的两条道路（经过大德意志共和制的道路和经过普鲁士君主制的道路）进行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时代”。^① 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基本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德国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革命前夕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文献中，明确提出了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纲领、路线和策略。他们积极引导德国工人群众参加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中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不断揭露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卖，争取、团结和领导广大农民和革命群众，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摧毁普鲁士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建立集中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革命，“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② 在马克思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起义的革命风暴，猛烈冲击着德国反动派，使他们节节败退，狼狈不堪。

拉萨尔察看行情，认为利用工人运动可以在政治上大捞

^① 《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16卷，第118页。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一把。于是，他要“革命”了。他标榜自己是“真诚的革命者”，要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奋斗”。他在群众大会上大喊大叫：“这一次我们定将胜利，到那时候你们的贫困也就永远结束了”。他多次到科伦去，同当时在那里领导德国革命运动的马克思见面，同马克思创办的《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骗取革命人民的信任。实际上，正象他自供的那样：“假如我的出身是王子或公爵，我将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但是，我不过是个普通资产者的儿子，因而，我将是个当代的民主主义者。”这个“民主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搞的一套，确实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货色。他给工人运动定框框，妄想把运动限制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内。他要工人群众同他一起向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宣誓效忠”，做资产阶级的工具。他发表文章表面上“攻击”普鲁士王朝，却从来不提推翻它的反动统治。一句话，他在工人运动中推行的完全是一条对抗马克思革命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

见风使舵的跳梁小丑

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1848年的德国革命失败了。无论是1850—1858年普鲁士极端反动的曼托伊费尔内阁掌权时期，还是1858—1862年威廉实行所谓“自由主义”方针的时期，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都加强了。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拉萨尔于是见风使舵，涂改脸谱，步步加紧地往普鲁士王朝那边靠。

在普鲁士王朝加强政治高压的反动年代，他千方百计地

向反动统治阶级表示驯顺,表示他不再对“革命”感兴趣。他利用打那场肮脏的离婚官司得来的臭钱,跟人合伙大搞外国国家有价证券的买卖。他“故意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①为了迁进柏林这个大城市过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他低三下四地给柏林警察局长写申请书。迁进柏林后,为了得到王权的保护,他又给当时的普鲁士王子(后来的威廉一世)写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家的忠顺信仰”。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拉萨尔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幌子下大写黑书,肆意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反动派频送秋波。

1857年,他抛出了《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在这本黑书里,他大肆宣扬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早已阐明的唯物辩证法。他无耻地谈论自己在价值和货币学说方面的“新发现”,攻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由于黑格尔哲学对普鲁士王国崇拜至极,他就借此大做文章,向反动的德国社会“各个方面阿谀奉承和鞠躬致敬”。^②因此,这株毒草一出笼,马上受到反动阶级的热烈欢迎。

1858年,他写了反动文学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7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64页。

* 济金根(1481—1523),中世纪德国低级贵族——骑士的政治军事代表。1522年他发动骑士暴动,反对大主教和封建贵族,企图在农奴制基础上建立一个维护骑士利益的中央集权君主国,结果失败被杀。

这个黑剧歪曲历史，借古喻今，把皇帝吹得神乎其神，把 1848 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归结为资产阶级没有跟封建王室结成同盟，一个劲儿地向普鲁士王朝“鞠躬致敬”。特别反动的是，他还在剧中竭力贬低农民运动，反对马克思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用自下而上的革命实现德国统一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因此，黑剧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判。

1859 年，拉萨尔抛出了大毒草《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是他投奔普鲁士王朝的重要罪证。当时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在欧洲的反动支柱沙皇俄国的支持下，正伙同意大利萨伏依王朝对德意志联邦中的奥地利王国作战，目的在于扩张法国领土和保持意大利的反动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把这场战争同德国的统一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大力主张打击拿破仑三世，使法国在战争中失败，以削弱沙皇俄国和拿破仑三世在欧洲的反动影响，加强欧洲和德国的革命力量，为通过革命途径统一德国准备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观点和策略充分反映在恩格斯的光辉著作《波河和来因河》中。为了宣传和动员德国人民，马克思要求拉萨尔设法尽快地在柏林出版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拉萨尔阳奉阴违，表面应承，暗中捣鬼。他一面拖延这本书的出版，一面心急火燎地赶写出《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篇毒草，用“民主派的声音”这个假名抢先出书，跟马克思、恩格斯唱反调。他根本不讲德国无产阶级的

* 指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1848年他靠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出任共和国总统。1851年发动军事政变，实行军事独裁。一年后称帝(拿破仑三世，1852—1870)。他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实行扩张政策，曾经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俘，当年巴黎革命时被废。

革命任务,只谈普鲁士王朝的利益;他极力要求和支持普鲁士王朝同法国结盟以打垮奥地利,扫除普鲁士心目中的这个“劲敌”,实现通过普鲁士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目的。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甚至向国王表示,他愿意为此奔走卖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拉萨尔,就是这样地在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上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普鲁士王家的“社会主义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工人队伍不断扩大。普鲁士王朝的政治压迫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加剧了无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运动又趋活跃,加以五十年代末重新兴起的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不断促进着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德国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影响下,1861年,来比锡的先进工人退出了资产阶级创办的“工人教育协会”,单独成立了“前进工人联合会”。1862年,来比锡、柏林等地的工人着手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破坏工人运动,阻止革命的发展,竭力在工人运动中物色自己的代理人。拉萨尔抓住时机,卖身投靠,狡诈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1862年,他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忙忙颠颠地搞起了政治鼓动。在一些小册子、演说和同工人的通信里,他拙劣地抄袭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并加以歪曲,同时自吹自擂

地说什么“在同政府的一切冲突中十五年如一日地保持了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威武不屈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性格”，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为工人打抱不平的人”、“当代的救主”。就是依靠运用这些欺骗手段和反动政客的手腕，他窃据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位，大张旗鼓地干起了他的所谓“社会主义”。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剖析他的反革命宣言书《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等黑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工人运动中推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思想路线上，他大搞历史唯心主义。他否定阶级斗争，宣扬几千年的文明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抽象的自由发展的历史。他把国家、道德等等说成是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用“公平”、“平等”之类的要求取代消灭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关系及其根源的革命斗争。“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①他兜售英雄创造历史、“上智下愚”的唯心主义黑货，胡说什么无产阶级“要依靠有产阶级的同情和帮助，而有产阶级的先进人物都是科学人物，他们正为解放奠定着基础”。他更把自己和普鲁士的反动头子俾斯麦*说成是能够

^①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

*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的大贵族地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71）期间，他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三次王朝战争（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自上而下”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任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1871—1890）。他对内残暴镇压工人运动，对外力图运用联盟政策，确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

解放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好象地球就围绕着这两个反动家伙转。

他的经济理论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他宣扬什么“铁的工资规律”，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贫困是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是人的“本性”造成的，是人口繁殖的自然规律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存在剥削制度，不是由于地主资产阶级的血腥压榨，因此，用不着进行政治斗争，认为一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都终归是无用的。

在上面这些谬论的基础上，他抛出了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路线，猖狂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提出工人党的奋斗目标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他乞求普鲁士国王恩赐普选权；说什么工人利用普选权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就能实现“自由国家”，就能由议会通过预算法案贷款给工人，帮助在工业和农业中普遍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自己获得“全部劳动所得”，就可以“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的千年王国”。这就是他给德国工人开的“救世良方”。

反动的唯心史观和机会主义的纲领、路线，决定了他的反革命的战略、策略。他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原理，硬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打成“反动的一帮”，妄想割断无产阶级同广大革命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无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他对抗《共产党宣言》就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所作的科学论断，热衷于同封建阶级缔结反资产阶级的联盟。他用最狭隘的民族观点看待工人运动，

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在他的反革命宣言书里，在他炮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里，一字不提德国工人运动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关系，妄想使德国无产阶级脱离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拉萨尔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阴险狡猾的内奸

拉萨尔对普鲁士王国的忠顺信仰和他在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活动，完全投合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心意，引起了俾斯麦对他的兴趣。拉萨尔从他的一个亲信那里一得知这个消息，马上兴高采烈地写信去追问详情，说：“从您的信看来，我已经成为俾斯麦的同道了。这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您有时间，请再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不久，1863年5月11日，俾斯麦就写信召见他，第二天，拉萨尔就梳妆打扮赶到俾斯麦的官邸，开始了他们罪恶的政治勾结。从此他们书信往还，多次进行密室策划，打得十分火热。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查一查他们的阴谋活动，特别是他们在1863年5月到1864年春天这不到一年期间进行的六次密谈的内容，就不难透过披在拉萨尔身上的“社会主义”伪装，看到一个五脏六腑都烂透了的内奸、工贼。

1863年5月12日，拉萨尔在同俾斯麦第一次密谈中，就密谋破坏工人运动。拉萨尔向俾斯麦乞求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作为交换条件，他保证支持俾斯麦用“铁血政策”

统一德国。

6月8日，拉萨尔给俾斯麦写信，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和行动计划统统端给他，并在压制工人运动的问题上向俾斯麦献计。

6月10日到15日之间，第二次密谈。拉萨尔又一次向俾斯麦密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密情况，并同俾斯麦商定反对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共同行动。拉萨尔建议用实行普选权打击进步党，加强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

10月23日，第三次密谈。拉萨尔同俾斯麦商定，在众议院选举时，全德工人联合会同俾斯麦的保守党实行联盟。拉萨尔向俾斯麦保证：在有进步党人当众议员候选人的那些地方，联合会会员投保守党候选人的票。俾斯麦对拉萨尔说：“要知道，在反对资产阶级确立其统治地位这一点上，我们的利益不是一致的吗？”拉萨尔点头哈腰地表示赞同。

1864年1月12日，第四次密谈。俾斯麦向拉萨尔这条走狗交任务，要他代普鲁士王国起草新的选举法和有关的命令。当天拉萨尔就翻箱倒柜查资料，挖空心思订方案，忙乎了一整夜。

1月13日、16日，拉萨尔两次要求俾斯麦接见谈方案。16日的信里附上了他那个反动的选举法草案、命令草稿和具体说明。这些黑货的指导思想是：压制民主，保证保守党候选人当选，掌握议会多数。

1月底2月初，第五次密谈。拉萨尔催促俾斯麦搞普选，阻止革命的发展。

2月5日，拉萨尔把他的反动著作《巴师夏—舒尔采—德